



你是i人还是e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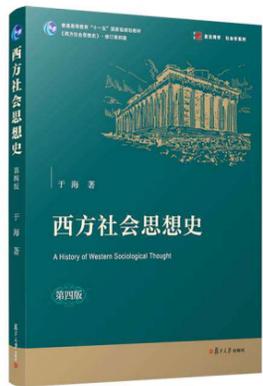
“你的MBTI是什么?”

“我是entp,你呢?”

这些夹杂英文字母的“加密”对话,近年来流行于青年群体的社交之中。在认识新朋友,与老友叙旧时,这样的话题能够迅速地打开对话。许多年轻人用此划分人格来抱团取暖,寻找归属感。

马克思有一句很经典的话:“人是社会关系的总和。”出生、学习、工作、交往……我们无时无刻不身处在与他人的互动之中,我们习得知识,学会使用共同体的符号交流,逐渐拥有自我意识,提升思考的能力以培养心智,在持续地互动中成为人。

按照戈夫曼在《日常生活中的自我呈现》中的理论,每个人都是天生的“演员”,不论出色还是生涩。我们始终处在一个社会搭建的大舞台之上,扮演社会交给我们的不同角色,在不同的场景发挥不同的功能。《自我在日常生活中的呈现》一书缘起于戈夫曼的博士论文,他曾对苏格兰一个海岛社区中的社会交际网络进行研究,在这份研究的基础上写成《自我在日常生活中的呈现》,这本书做成了互动论分析的又一经典或传统,这就是与戈夫曼名字完全连在一起的“拟剧论”。戈夫曼坦承以演戏喻人生无非老生常谈,莎士比亚早就说过:“世界是一个舞台,所有的男女都是演员。他们有各自的



进口和出口,一个人在一生中扮演许多角色。”

在戈夫曼看来,为了维持有效的社会互动,为了维持符合社会期望的情境定义,人们岂不时时处处在演戏,何止于特定场合?

在社会舞台上,人人既是演员,又是观众。无论人们是否相信自己的表演,他总要设法创造出令观众相信的形象。

人这个字,最初的含义是一种面具,这也许并不是历史的偶然。而是对下列事实的认识:每个人总是处处或多或少地自觉地在扮演一种角色……正是在这些角色中,我们互相认识;正是在这些角色中,我们认识了我们自己。

人只是一个面具?一个角色?当然不是,角色化的自我后面还有一个为表演忧心忡忡的自我:不管正在扮演的角色是严肃

的还是轻松的,是高贵的还是低下的,人们都会发现角色的扮演者都是一个为他的演出而忧心忡忡、备受煎熬的孤独的表演者。

在许多面具和各种角色背后,每个表演者往往都显出一种孤寂的神情,一种柔弱的未经社会化的神情,一种全神贯注、独自肩负着艰难而又险恶使命的神情。

人不可能完全社会化,面具的背后,就是那个“人心惟危”自我:表演所要求的表达一致指出了在我们的人性化自我与我们的社会化自我之间一个至关重要的差异。

作为人,我们也许只是被反复无常的情绪和变幻莫测的精力所驱使的动物,但是作为一个社会角色,在观众面前表演,我们必须保持相对稳定的状态。我们身处社会之中,在人生的不同阶段,不断地被赋予不同的身份。在这些身份中,我们被卷入了更广泛的社会生活,由此产生了一种强烈的认同感。

MBTI这类测试的存在帮助我们寻找“同类”,从而更有效地社交。我们享受孤独,但又渴望共鸣,期待找到另一批读懂你理解你的人。心理测试为测试者认识自我指引了一个粗略的方向,但最终我们要回归到日常接触的现实世界。

于海(社政学院教授)

相辉纵论

本科生学数学的感想

有一些同学在大学学习中会受挫,特别是数学类课程。毕竟很多课都很难,比如代数和这个分析站在一个初学者视角非常难,就是你不知道它在干什么,比如你推这个连续函数的介值性,你必须先知道你知道什么,什么是你可以用的工具,如果是高中的话你会说这个事情显然,大学就告诉你为什么不显然,而你首先要知道它为什么不显然的以及为什么需要证明。

我觉得在学习数学时,有

时候不能太关注细节,不然容易迷失其中。我们可能需要去关注更多一些整体的架构,就是你在干什么,这件事能带来什么,而不是只有它的证明。所以我做数院大神辅导时,给出一些读书建议就是,如果这个命题的证明太复杂看不懂的话可以跳过,看看它这个命题之后有什么用,很多命题是用完之后你才知道它到底在干嘛,它有什么用其实本质上是比它的证明更重要。

我在学数论方向或者代数方向有一些认识,觉得就是如果打算做一些代数方向的工作,可以早点看一些抽象代数之类的,这是在本科低年级也可以做的。我觉得能考进复旦还是比较难的一件事情,至少我觉得考进复旦的同学都是很厉害的,所以大家还是要重拾高中的这种自信,在学习中遇到困难时能够砥砺前行。

李昱锋(数学学院2020级本科生)

霜天糖藕香

中。伴着那一根根缠绕开的藕丝,有种难以拒绝的香。美食配美器,让人感叹岁月静好、尘世温柔。

糯米和藕拉起长长的细丝,让味蕾陷入鲜美的沼泽中。糖藕的甜是慢慢煮进去的。这种甜,于有意无意之间,既不让人腻味,又不会掩盖藕本来的清素。而在平实甜味之外,另有一股桂花的馨香。

“冷化雪霜甘比蜜,一片入口沉痾痊”。此时天气干燥,吃藕菜喝藕汤,有养阴清热、安心



校园的枫叶红了
枫叶青红一半冬

菊花憔悴三分雨
枫叶千枝复万枝

摄 李钰菽(国务院2021级研究生)

时间流逝,迪士尼的烟火还有余温残留在袖口。

十年前和父母去了香港的迪士尼乐园,残留的记忆大概已经寥寥无几了,但是那梦幻的城堡、永远热情洋溢的卡通人物们一直感动着小小的我。十年后的我,明明知道突然蹦出来的杰克船长只不过是声控机械,飞跃地平线的我只是换了个地方看球幕电影,公主是轮班的普通人,我也依然坚持难得糊涂,毕竟这几十秒的短暂幻觉,给我带来现实之外的快乐。

如果除去这些卡通形象,迪士尼也就失去了灵魂。或许前一辈会对葫芦娃、孙行者、海尔兄弟情有独钟,因为这些人物的童年息息相关,关联着小时候的张三李四,关联着或许在胡同里、巷子里的短暂午后。

我在迪士尼很开心,当然,也很累,很亢奋。就在此刻,无数的童年梦想好像变成了现实,我笑出了声。好像是短暂的爆发,短暂的感觉想象的都成真了,多巴胺分泌过猛,我开心得有点晕眩。

或许是对儿时回忆的决堤,我奔跑在下午四点夕阳的大道上,有种莫名其妙的开心笼罩着

我,或者说我全程都有这样的感觉,是仿佛从时间那里偷了点什么,是把已经确切流逝的东西,又拿回来一会。

真好啊真好啊。当我第三次坐上创极速光轮,张开双臂,喊着新的愿景,当我不满漂流没有新加坡环球影城的刺激时,当我蹦跳向花车巡演的演员们挥手,跟着音乐扭动起来,当我大口咬下火鸡汉堡,当我看着久违而又无比灿烂的烟花降落人间,我都感叹。

与时光赛跑的道路上我们从来没有输过。在返回的路上,熙熙攘攘的人群远离城堡,涌入地铁口,我恍惚觉得是从梦幻向现实原来也有一条分界线,上了车,就是暂时的告别。如果累了,回迪士尼躲一躲吧,在这里,被当做孩子,也永远不会被别人谴责。

或许迪士尼的魔力在于,你可以是理想主义,可以被鼓励做梦,在园区里,所有人告诉你,点亮心中奇梦,你的梦想会成真。无论在外面有多少失意,迪士尼用梦想和魔力,帮助你度过愉快的一天。

所有人都希望梦想成真。在平凡生活中不断做梦和造梦,是迪士尼的勋章。如果记忆能留存很久,每次翻开手机,看到那些照片中的我,嘴角浮现的笑意是我相信梦想的勇气。

李言姝(中文系2023级本科生)

副刊投稿邮箱:

Fudan_media@fudan.edu.cn

诗苑卿云

长相思

音如常,人徐凉,

丝念稀云雨骤生,意清心未明。

魔沧沧,眼茫茫,

割梦长空星再寻,散烟愿勿侵。

李至逸(中文系2021级本科生)

青霜敷地,天地简静,故乡桂花糯米藕,以绵甜、软糯、桂花香气浓郁而倍受人们喜爱。

霜天薄凉,此时的嫩藕,脆嫩亦美白。生吃,味道甘甜,有雪梨之滋润,荔枝之清润;和糯米、蜂蜜、红枣一起煮,粉红透明,软糯爽润。

东坡云,“酥玉圆搓素颈,藕丝嫩、新织仙裳。”莲在水里如清新少女,藕进了厨房也宜风雅。将薄薄藕片撒上糖,糖渐融未消似着纱衣,晶莹剔透光泽闪动,用青花白底瓷盘盛出,叠放盘